



怨江瓦

通俗文学丛书

怨江甌

陈 玮 君



顾江怨

陈玮君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拜街北道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163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81,000册

书号: 70088·948 定价: 1.50元



高良进把高机一直送到下埠小码头旁边。

目 录

第一回	初织既绸名扬五县 远道求生独子辞亲	(1)
第二回	剑池旁高机遇员外 机房里林聪谈姑娘	(11)
第三回	龙泉溪里群舟竞赛 济川桥上仗义救人	(27)
第四回	亦勤亦劳精织十景 且惊且喜巧遇双妹	(41)
第五回	馈我佳肴报之琼玉 送人香梨喜得罗巾	(49)
第六回	处处无心员外多疑 事事有意姑娘赠衣	(57)
第七回	人不如花空增慨叹 蹴足窥探偶尔救人	(71)
第八回	含情脉脉有语点破 和曲无人谁续琴弦	(79)
第九回	几番调笑厨房蒸饼 多次探询绣楼许亲	(87)

第十回	伤父离病倒高良进 悲小别愁坏吴三春	(97)
第十一回	桃花朵朵傻姐增喜 岁月茫茫怨女添愁	(111)
第十二回	委曲求全下跪老父 称心快意远随高郎	(123)
第十三回	杨二福难中逢故旧 吴文达飞舟追逃人	(135)
第十四回	才落孤屿惊魂初定 又复分飞泪满江心	(145)
第十五回	父狰狞无情断痴念 婢玲珑暖语温寒心	(157)
第十六回	奔龙泉似走黄泉路 盼缙云如望浮云乡	(169)
第十七回	好心舅妈弄巧成拙 多嘴婆婆贺喜添愁	(187)
第十八回	垂耗惊传相思泪尽 丝罗带上生死艰难	(197)
第十九回	拚死拚活求见妹妹 苦心苦意诀别哥哥	(209)
第二十回	小凉亭边已疑死别 桃花岭上又幸团圆	(227)
后 记		(236)

初织瓯绸名扬五县

第一回

远道求生独子辞亲

诗曰：一声欸乃①一声歌，歌声落时泪入河，
滔滔不尽瓯江水，难比离人愁怨多。

——瓯江怨

话说浙江平阳县内有一座矾山，盛产明矾，远销国内外，素有我国“矾都”之称。这县又是温州府属的一个富饶地区，土地肥沃，常年总是风调雨顺，着实也是温州府的一座充实的“粮仓”，还是著名的瓯绸出产地之一。平阳的古鳌头，就是今天的鳌江，地近海口，海产特别丰富，附近州府，上下各地，都以这里作为买卖集散之处，交通自来称便，往来客商，络绎不绝。

从古鳌头向南，渡过江，先到方岩下渡口，经过方岩下渡口，向东南走，约摸二十多里路，便是宜山。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在宜山的青龙港口白石村里，住着一户姓高的人家，主人家的名字叫做高良进，娶妻田氏，世代都以织绸为业，膝下仅有一子，是嘉靖三十四年②在机房

① 欸乃，ǎi nǎi，音矮奶，摇橹的声音。

② 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共四十五年，即公元1522年到公元1566年。
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1555年。

里生的，就取名高机。

高机小时，生得白壮可喜。到十一、二岁时，就开始跟从父亲学织绸子。高良进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也就处处用心指点。高机虽然年轻，学习倒还勤奋，加上人也聪明，没要一两年工夫，就学得一手好活计，自己便登机织绸了。到十四岁的时候，有两户织绸店家，人手短缺，一下找不到合适人，心怕绸机白白放着，就请他代织。高机心细手巧，织绸时专心一意，出绸也快，而织成的绸面，细软光滑，色彩极为鲜艳，谁看了都想不到是出自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之手。因此，绸子一织出来，竟然哄动一时，有了名气。后来远近人家，竞相延聘，直弄得平阳五县^①，只要提起高机，真个是无人不晓的了。

不料到明穆宗隆庆^②四年，平阳一带天遭大旱，田地龟裂，禾秧枯死，家家生活艰难，连口吃的都顾不上，谁还想到什么穿的？因此平阳城里一般较小的织绸店家，都纷纷歇业，辞退老司^③，就连高良进这样的织绸高手也被绸店辞退了，回到家里。高机虽未被辞退，但在这绸店里也时织时歇，一个月也织不上几天，减了许多工银。

这样，一家勉强强熬到了隆庆五年三月。

高良进是世代靠织绸过日子的手艺人，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哪里能够经得住这么坐吃山空？看看手头紧了起来，心里很着急，趁高机歇工在家的時候，就把高机唤到跟前商量

① 平阳五县：就是今天的浙江平阳、永嘉、瑞安、泰顺、乐清五县。

② 隆庆：明穆宗朱载堉的年号，共六年，即公元1567年到公元1572年。
隆庆四年即公元1570年。

③ 老司：当时当地人们对手艺人的称呼，亦如今天叫工人师傅。

道：

“儿呵，池塘水多经不起飘舀，就是金山银山还经不住躺着吃哩！何况我们手头又不太宽裕，眼看都要盖锅啦，你看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高机听这么一说，也很心急，摇头搓手地想了好多一会，才说道：

“爸不要急，且慢慢商量商量，想想法子。眼看平阳城里的路是绝了，反正我现下正歇工，明早就去古鳌头探听探听，有没有人家寻找短工的？”

第二天一起身，高机就匆匆吃完早饭，带上几文钱，过了渡口，来到古鳌头，在街头巷尾，整整转上一天，四处探询。但见各处也是商业凋零，家家生意不好，吃食都不周全，一些织绸子店家也大半关了门，哪里还有什么人家寻找老司？一直转到天都快黑了，方才闷闷地回到家里。

这样一连过了三天。

高机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拍着脑袋叫道：“哎呀，我倒忘了，何不去找找黄三打听一下，看看外埠^①能不能找到活计？”黄三是弄船的长年，专门跑青田、处州以及龙泉各地，载客运货，这一带市面自比较熟悉。

次日，高机沿着古鳌头的江面埠头，挨船探问黄三的下落，内中有个年长的船老大说：

“黄三呀？他的船儿快出港啦！怕是停在下埠小码头旁边，昨天我还见他正忙着装货的呢！你沿着这江边向下游找去，就在前面没多远处。”

^① 外埠：埠是埠头，原指停船的码头，靠近水的地方。这儿外埠泛指外面做生意地方。

高机拱拱手，道声：“多谢！”便顺着江岸寻找，不到半里路，果然找着了，心中大喜，高声叫道：

“三伯好呀？”

那黄三正在船上拾掇船篷，见是高机，忙丢下活计，把高机让到船上来，问道：

“哥儿没织绸子？来此找我有事么？”

高机登上船头，就把家中眼下生活艰难，以及自己心里想出去找活做的打算，一样一样都对黄三讲了。

黄三听罢，搔搔头，咂咂舌，摇摇脑袋，琢磨了半天，才叹口气道：

“咳，哥儿年轻，你哪里晓得，古人早就说过，‘处州十县九无城，只有青田半条城’，那儿也是贫瘠荒芜的地方。只是今年年成比平阳略好一点。——唉，不过哥儿去一趟也好，那里也有几家织绸的店铺，去找找看。兔子光在寨边转，哪儿有嫩草啃？小老儿明天就去处州，哥儿搭顺捎船，只带点干粮就行，也不要什么花费。”

高机听说大喜，连忙谢了黄三，下了船就往家跑。到家里，他把黄三的话一五一十都对爸妈讲了。高良进听说有条路可走走，心也活动起来，要自己去。高机连连摇头说：

“这怎么行呢？一来爸年纪大了，行动多有不便；二来家里也离不开爸料理，孩儿去了，多少也能糊上自个儿嘴巴，如若老天保佑，寻得到一个活计，儿一定节省，带钱回家，奉养父母，还是让孩儿出去的好。”

高良进想想也是，自己还得照顾家里，这里的一些远亲近邻，都相处多年，习性熟悉，即便商借，也比高机便当得多。如果不放高机走，不是连这一条路也都堵塞了么？没法

可想，叹口气道：

“儿啊，你去一趟也可以，如果找不着活计，要早点回家，免得父母悬念。”

田氏哪里能够舍得？愁高机年轻，又初次往外面跑，真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呵！趁那一颗心，就象用根丝线悬挂起来，又急又怕又放不下来，只是把头低着，默默不语。高机见到这幅情景，肚里早也明白，就温情地劝慰老人，说道：

“妈呀，我不去，家里又怎么办呢？张着嘴巴，哪会有饼飞来吃呵！孩儿今年都十七岁了，也懂得许多事理，只要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儿的手脚勤快些，想来没有什么大苦头吃的。”

田氏想想也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落下几滴眼泪，站起身来，摸索到房里，端下大红木箱，从里面翻出几件五六成新的衣裳，打了一个包袱。又找出一块蓝布，缝了一只小口袋，里面装了些六谷粗饼。还煮上四只鸡蛋，也放进袋里。接着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七、八百文钱来，递给高机，说道：

“儿呀，这几文钱小心放好，留在路上口渴时，好买杯茶吃。”

高机忙接过钱，一并放进包袱里面。田氏噙住眼泪，在高机身上，东摸一把，西摸一把的，总不停手。见丈夫起身走了，高机也跟上去，自己才磨磨蹭蹭地一直送到大门口。她倚着门槛，痴痴呆呆地望着高机父子两人，沿着崎岖小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直到连人影都看不见了，才用手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着回到屋里。

再说高良进把高机一直送到下埠小码头旁边，那黄三正在搬运着船上货物，一眼见着，忙站起身，迎着叫道：

“大哥可好？”

高良进见到这样，紧走几步，登上船，来到近前，一把抓住黄三两手，眼圈儿就红了，嘴唇光是抖动，好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点了点头，说道：

“好！老三，这下又麻烦你了。”

黄三“呵呵”笑道：

“你我自己兄弟，怎么也客套起来了？不过，我也是靠卖灶王爷花纸^①过日子的，一文钱卖三、四张，灶王爷有人供养了，可他并没保佑过我。眼下我也仅仅糊住自己一张嘴，没什么可以帮衬大哥！”

高良进望望黄三，又望望高机，竟没一句话说，站一站，愣了半天，才对高机说道：“儿呵，路上多加小心点，听三伯话！”这才转过身，又谢了黄三，道声“费心！”慢慢走下船去，站在岸边，还想嘱咐高机几句，可嘴唇动了动，却又没说出什么，轻轻叹口气，转过身子，拖着那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走了。

高机呆呆地立在船头，一直望到爸的身影完全被船儿遮没了，还连动都没有一动，只是向着岸上出神。想到自己即将远离家乡了，顿时心潮澎湃，感到眼前的码头、船舶、房屋、树木，甚至于连脚下的浑浊江水，都分外亲热起来……

黄三见到高机这样，不觉轻轻走近他的身旁，拍拍高机肩胛说：

① 灶王爷花纸：指旧社会贴在灶头上的灶王菩萨像。那时人们供奉灶王菩萨，祈祷保佑全家人平安，有吃有喝。

“哥儿可吃饭了？”

高机这才惊了一下，也没言语，慢慢转身到舱口坐下，伸手向于粮袋里摸出一只鸡蛋来，轻轻把蛋壳剥掉。剥好了，想把蛋往嘴里送，只觉得心头闷闷的，哪里能够咽下去？连嘴巴也不想张开来，索性不吃了。忙从小布袋里又摸出两只鸡蛋，一并递给黄三，说道：

“三伯，这几只熟蛋给你吃吧，我吃不下。有只蛋壳都剥掉，不吃怕糟蹋了，我这袋里还有一只哩！”

黄三望了一望江天，说道：

“眼下天气还没暴热，不要紧，你且放在舱头饭碗里，留着明天早上吃。你既然吃不下什么，就先下舱躺躺去，舱里有被单，可拉在肚子上盖着。把我那件破短袄叠起来当枕头好了，江里面要比岸上凉点。”接着，又叹口气说，“哥儿初次出门，也不必太难过。好在这一带路程往来还方便，如能找着活计，一年也可回家两趟。就是平时，我的船也时来时去，若有什么紧要处，替你捎个信息也便当。”

高机连声应着：“是，是。”于是闷闷地爬进舱里去了。

一宿无话。第二天，天才透亮，黄三就爬起来，把船慢慢朝口外撑去。原来这道整江并不太宽阔，易满易涸。如今正是旱情严重时刻，潮水也小了许多。船上人都趁潮水上涨时，把船缓缓向口外移动，待到潮水一落，就顺随潮水入海去了。

船到口外，正值潮水退去，可巧又遇上一个小小顺风，

于是扯起篷，扬帆入海。

高机这一夜，想前思后，翻来复去，哪里能睡着！听见船头水响，马上翻起身，伏在舱口，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岸上看。但见岸上的房屋、树木，本来就朦朦胧胧地看不清楚，现在越去越远，更加模糊不清了。他这时，突然感到浑身一酥软，鼻子就发起酸来。只听见黄三低声关照道：

“江上早晨风冷些，哥儿正可多睡一会儿，船马上就进海了，不要着了凉。”

高机这才发觉船已出了海口，于是“嗯”了一声，轻轻吐口气，懒懒地躺了下去。

沿途不表。

船到温州，靠在朔门码头东边。温州是我国重要出海港口之一，往来船只频繁，都在这里吞吐货物。黄三卸落一些明矾、海蜇头等物，又接得一些运往青田、处州的货物。高机也相帮搬运，与黄三一起，运上四包虾皮，七捆绸缎布匹，五只漆得金光锃亮的黄木大橱……这样夹七夹八也装有大半船了。另外，黄三又买些柴米油盐，整整忙了两天才开船。船到青田各处，又装货卸货，停停歇歇，走了五天，方到处州。

黄三觅个方便地方，靠了船。高机谢过黄三，提着包袱，跳上岸去。黄三唤住他道：

“哥儿循着这条路，径自前去好了。我在这儿卸货，还得寻些货物装回去，顺带搭几个客人，最少也得三、五天才返平阳。你如找不着活计，再搭我船回去。我歇在‘大发商

行’，沿这岸边一带向前走，一问就能找到。”

高机一边应着，一边解开包袱。掏些零钱揣在怀里，整理一下衣帽，就把包袱背在肩上，呆呆地立在江边，眼看黄三打起桨儿，“伊伊呀呀”地向商行划去，这才转过身，朝城里走去……

高机进得城来，但见处州街道还不小，人烟也较稠密，两边商店林立，倒也热闹，织绸的店家确也不少。高机挨次探询，问店家要不要雇人？每家绸店里人听了都摇头，说老司早就请齐了。最后，在大街尽头，有一位六十多岁年老的织绸老司，见高机探问殷切，一问，知道他是从远路平阳逃饥荒到此来找工做的，就说道：

“哥儿来得不巧。前些日子，龙泉倒有人来这里找织绸老司，因为他那丝是陈丝，织起来多费手脚，非有真功夫不行。同时龙泉那儿是高山地区，织绸人少，愿去的人也不多。哥儿可以往那儿看看去，或许能够找到活计，也说不定。”

高机听说怔住了，又想了一想，这老司说的也是，光在处州空转也不是个办法！既然有一条活路，何不就往龙泉走一趟呢？

于是，高机谢过老司，赶紧往回走，来到江边，见沿岸靠的船只已经有很多了，人们上上下下，正忙着装货卸货，人声嘈杂，十分忙乱。高机就沿着江边码头，一路探询，找到“大发商行”。这家店面并不大，远远就看见黄三已把船上的货物卸毕，正与几个船老大坐在柜台旁边喝茶。高机忙走过去，叫声，“三伯！”就把刚才碰到的情况，一一都对

黄三讲了。

黄三听罢，歪着头，想了一想，说道：

“也好，那你到龙泉看看去吧！也许那儿好些，容易找到活计。‘处州十县好龙泉’嘛，这点谁都知道。要能在那儿找到活计，就谢天谢地了！就是找不着活计，由那里搭船回家也极便利。我到平阳会把你这消息告诉你爸妈的。方便的话，你常捎个信息回家——我这儿有一两多银子，你拿着作盘费。”

高机一一应着，眼睛一热，竟滚下泪来。双手接过银子，向黄三拜了一拜，辞别出来，径直往龙泉去了。